

□ 蒋小娟

有梅便是春

寒来暖来虽不易,但有梅花便是春。来凯城快三年,每年都在别人家小区第一时间领略到春天的信号——一株清奇独特的梅。临街隔着半人高栅栏,四面高墙环绕,立足于狭窄水泥花坛里,高两米余,受热岛效应影响,每年它总是第一个绽放,第一时间带来春的消息。时节冬至前后,但我更愿称为早春,一则希望春来早,二则听着也暖和些。

每回路过我都要在树下望望,熙熙攘攘的人群投来不少异样眼光,直到门卫大爷上前盘问,才悻悻离开。它是一株传统淡粉梅花,摇曳在红尘中,不陷泥淖里。细枝清瘦,风姿高雅,不似红梅热烈,不比白梅清冷,白里透粉,粉里透白,柔而不媚,洁而不俗,雅而不傲,恰似无情,甚是有意。

去年腊月寻柴煮肉,至G320国道一山坡旁,只见苍松林立,小桥流水,茅屋炊烟,溪潭清幽,鹅鸭嬉戏,菖蒲翠绿,



远远就嗅着一股清香,随即望去,一株腊梅生于坡脚乱蓬之中,仿若丛中如花笑靥,热烈绽放,甚是欢喜。那是明亮的黄,透晶晶的黄,不染纤尘,不卑不怯,不慌不张,哪怕凋落都是美的姿态,那姿态无关风月,无关人间烟火。采摘一支插在青釉瓷瓶里,粉青配明黄,颜色极美。整个屋子香浓满溢,清气朗亮,无声胜有声。本是俗粗之人,从未专业

□ 刘昌宇

乡村腊月



久居城市高楼,一年到头几乎很难嗅到馨香的田野气息。于是趁着一个周末,悠然走进乡村。徜徉于一派祥和的意境之中,乡村腊月的独特之美,瞬间便征服了我。

在我的传统认知里,一到寒冬,庄户人家往往会歇了农事,几乎整个冬天,都会“清闲”得很,日子也仿佛一下子沉寂下来。但走村串户间,我竟蓦然发现,如今的乡村早已与我记忆中的一幕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一进入腊月,除了那份惯有的严寒之外,整个乡村剩下的就是日渐浓浓的喜庆。此时,空旷的田野,喧闹的村庄,到处都被一种忙年的氛围紧紧包裹着。走进了腊月的乡村,就走进了温馨幸福的家园。

乡村的腊月,是一幅幸福的年画。忙年是这幅画的主题,置办年货是画的表现形式。袅袅升腾的炊烟,叮咚作响的锅碗瓢盆,华堂里漾起的欢声笑语,孩子们追着闹着燃响的鞭炮,为这幅年画增添了灵动鲜活的色彩。特别是那铺天盖地的中国红,闪耀在家家户户的高楼里,悬挂在锃光洁净的门楣边,那火红的颜色让腊月的乡村顿时洋溢起幸福的味道,更让每一个归家的游子,一下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沉浸在温馨快乐的光里,每一个迈步来到乡村的人,都会停下匆忙的脚步,品起这幅色彩斑斓的画。怦然心动间,溢起的是对腊月乡村的赞美,激起的是对美好生活的无比向往。

乡村的腊月,是一场甜蜜的盛宴。进入腊月,年的味道越来越浓。此时,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筹办年货,准备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新年。炕香肠、熏腊肉、煮肉丸、炸年糕……家家比着赛着似的,纷纷拿出自己的独门绝技,烹、煮、炸、煎、烧,轮番上场。甜、香、麻、辣、烫,五味俱全。一道道活色生香的美食直馋人的眼。肉香、糯香、酒香……一阵阵随风飘送,美在农家人的脸上,醉在父老乡亲们的心头。那浓郁的甜香久久飘荡在乡村的上空,那丰盛的菜肴,甘冽的美酒,交融着浓浓的亲情,一次次让庄户人品着美好生活的琼浆玉液,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乡村的腊月,是一部亲情的贺岁片。一进入腊月,父母的叮咛,亲人的期盼,就通过小小电波,封封短信,把天南地北的人们连在了一起。随着年的脚步越来越远,这部贺岁片的镜头也越拉越近:离家的游子像归巢的小鸟,带着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腊月,这个甜香氤氲的时刻,因为亲人的团聚而越发美丽:多少绵长的相思,都饱含在醇香的米酒里。多少无言的牵挂,都蕴藏在关切的目光中。多少真诚的祝福,都凝聚在深情的拥抱里……晒晒这部贺岁片,亲情之花悠然绽放在人们的心间,淡淡的幽香也让腊月的乡村山含情,水含笑,美丽无比。

乡村的腊月,是世上最美的家园,铺展着世间最艳的颜色,流淌着人间最纯的真情,是我们梦里挥之不去的深情眷恋。回到腊月里的乡村,就是一次排遣乡愁的旅行,每一个寒冬的日子,都会因此温暖起来,并为来年积蓄新的动力。

□ 姜丹丹

榕树下

这天,我享受着高中生活难得的悠闲时光。我放下手中的笔,揉揉酸胀的关节,抬头望向窗外,村头的那棵百年大榕树倏地闯入我的眼帘。充满生机的绿让我紧绷的心弦逐渐放松下来。

粗大的树干要好几个人牵手才能围住,主干直冲蓝天,隐隐约约要刺破天空;数不清的树枝往左右生长,枝叶繁茂,

学过水墨画,耐不住提笔画墨梅。梅落心伤,自责不已,责怪自己不该带它入俗尘,更责怪自己不懂水墨,画不出墨梅韵味。它却丝毫不自怜悔恨,只将圆鼓鼓地花苞尽情绽放,连凋落都保持平和素雅绽放的姿态,顿时觉得自己不配,发誓再不许折梅回家,伤己伤它。

中国人对梅的热爱根植于骨子,融炼于基因。不管是热烈赤诚的红梅,还是素雅清淡的白梅,抑或澄黄明亮的腊梅,又抑或是柔婉韵致的粉梅。以梅为妻,终身不娶的宋代隐士林逋;埋骨超山,以梅为伴的艺术大师吴昌硕;典租梅祠,以梅为居的“现代梅痴”张大千,便是最好的例证。我们总能从一阕阙古诗词句中,一幅幅水墨丹青里,嗅到阵阵梅花扑鼻的清香。从古至今,与生俱来。王安石的“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冕的“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再到毛泽东的“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写梅人多,画梅人广,各有千秋,但仿佛总也看不够、嗅不着,哪怕一日诵读三首有关梅的诗词也不嫌多,一日望三回也看不够。王

冕也好,关山月也罢,不同的人画风不一,哪怕同一人同一幅画里,各朵梅花姿态万千,各有乾坤,抑或老干新枝,抑或繁花密蕊,抑或超逸雄劲,抑或古厚纯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人看到的是它欺霜傲雪的英姿,有人看见的是它的清肌玉骨的通透,有人看到的则是它高洁秀雅的品质,但总归兼具色、香、韵、姿于一身。

梅不只是停留在文人墨客的诗词画作里,更融入日常生活中。《红楼梦》里妙玉便用梅花上收集的雪水烹茶;徐士敏《梅花烹茶诗》也写到“瓷瓮竞装天雨水,烹茶时候客初来”,试想万物俱静,银装素裹,红泥小火炉上热气腾腾,煎茶煮水,与友人对弈,品一杯白雪红梅,色泽清明,香气氤氲,鲜爽滋润,沁人心脾,回味无穷,人生何求。其中滋味岂是快节奏的现代人能体味、能消受?

所谓“有雪无梅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在湿寒的云贵高原上,即便有雪还得有梅,有梅还得有雪,若两者兼备,还得有闲情雅致,且不说踏雪寻梅那番费工夫,就是偶遇一株悄然绽放的梅,连驻足都显得与这纷繁世间格格不入,更遑论有一院子于书窗外,手植一株梅,梅开点点入室来,琴棋书画,烹酒煮茶,便算得上人生幸事中的幸事罢。

□ 姚瑶

去一个叫交汪的村子

(外一首)

在苗疆,大山深处
一条公路蜿蜒蜿蜒延伸
去一个叫交汪的村子
我打开导航信号
越往高处,信号越微弱
我差一点就迷路了

村庄存在了多长时间
我无法去考证
在此之前,外面的风很难吹进去
一草一木,一山一水
按照自己的秩序,慢慢生长

他们称这是台江的西藏
条件艰苦,环境恶劣
交汪村就藏在大山深处
石头裸露,星空也变得低矮
在村口仰望半山腰
带着刀子的风
从山脚吹向半山腰,一路攀升
每攀升一寸,气温就会降低一点

风,抬升了想象空间
大山低矮,伸手仿佛可触摸
被云层压低的天空
林下养鸡、蔬菜、食用菌产业
又让交汪村变得辽阔

那个叫“嘎雷孙”的第一书记
带来了春天的讯息
春雷炸响,交汪村醒了
六十岁的知识分子
用两千多天时间,用生命的每一秒
转身为地道的交汪人
他把全部热血,一点一滴
凝成烛泪,照亮
272户1426名贫困人口的心田
也照亮了交汪村的明天

创富路

从加勉乡政府所在地进入真由村
徒步,吴秀实花了好几个小时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极贫乡镇
竟然还藏着如此落后的村子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他默念李白的诗句
心中有一万种设想
比如易地搬迁,比如修一条公路
解决世代出行困难
综合种种,要想富先修路

他联系娘家高速集团
跑资金、要技术,还得发动村民
第一笔资金到手,买沙买水泥
为了一个技术标准
他电话请教单位基建骨干
自己动手干,遇水搭桥
逢山开路。古老的村庄
在铁锤和钢钎的乐曲声中醒来
真由村人吹响春天的号子
肩挑人抬,热烈的劳动场景
每一颗滴入大地的汗水
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吴秀实,这个四十岁的苗族汉子
内心极其细腻,在修路这个问题上
从不含糊,把自己近一半的工资
投入村里,创富路多修进一米
他的心就安稳一分

路终于修通了,向山外延伸
他开着自己的私家车,义务接送小孩上学
他把这些孩子当作自己的娃
他把村民的农产品捐到凯里
发动家人上街摆摊

村人在创富路上奔跑
他却倒在岗位上了
村民一角一元凑钱来看望他
重症监护室外,几位老乡
不停抹着红肿的眼睛
他们在祈祷,希望这个帮扶队员
能站起来,再次带着村民
在创富路上
走得更远,更远

喝酒以诚实为本,喝尽
姑娘手中盛满热情的牛角,隆重礼敬
施施以德高望重的长者
须向他们膜拜的神灵膜拜。这样
他们才会拿出珍藏的腊肉
特地调制的酸汤鱼调料
将你敬如上宾
直到把空气和你,一起
灌得酩酊大醉

你有理由将千户吊脚楼看成一座,无论
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方言
一样的风俗,一样叮当作响的银饰
一样的芦笙,一样的铜鼓
一样的苗家青年男女
围着你,让你找不到
回家的路



清水江

刊头图

佚名

□ 张梅华

腊月的关键词

腊月低调沉稳,不急不躁,不舍不弃,总在一年的最后时刻等着我们。想到腊月,就会想起在身后默默关爱我们的父母家人,想起故乡陈旧而温馨的老屋。但是,腊月也有自己鲜明独特的性格,有自己丰富的情感特征,如果盘点腊月的关键词,那么就是盼望、忙碌和团聚。

进了腊月门,尽管离过年还有一段日子,但身在老家的父母,已经忍不住常常跑到村口眺望,希望看到远在异乡打拼的儿女早日回归。其实,他们也知道孩子们的归期,就是想过去看看村口的路是否平整,孩子们回来是否好走;看看村口歪脖子树是否还在,孩子们还能否找到久别的家门;看看村头人家才建的小楼,虽然还在电话里讲过多次,还是担心孩子们对家乡会有怯意。虽然没有盼到,但心中充满甜蜜,毕竟,离儿女回家的日子又近了一些。盼望是折磨人的事情,饭吃不下,觉睡不好,父亲添了皱纹母亲红了眼圈。每次去村口还有家里的大黄狗,这条狗并不凶悍,

仿佛有包裹整片大地的决心。

看到树下叔叔婶婶们在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什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走到榕树下加入他们的讨论。

刚找石凳坐下,就听见三婶开口:“我跟你们讲讲,我娃儿他二舅今年易地搬迁,全家上了城里,还在城里找了工作,我侄女就近上了学。”

一旁的二叔摇头问三婶:“易地搬迁房子好不好?”三婶眉开眼笑地说:“房子好啊,是高楼呢,还是三室一厅一厨一卫,好户型啊!”

二叔语气带了些羡慕地说:“挺好!他盼的好日子到了呀!”

坐在二叔旁边的五叔打趣道:“你千万别羡慕他了,你今年种的蘑菇收成也不错,上次我看到有公司来收购你家的蘑菇,看你跟着合作社的人一起把蘑菇抬上车时,笑得像个弥勒!”

二叔听了,傻笑几声,说:“收成还是不错的,公司收上去的时候说要把我种的蘑菇带到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

“呀!那不就是让那些大城市的人都吃到吗?这种蘑菇不愁卖啊!”三婶说,“真好,这次得了不少钱吧,以后有什么打

算没?”

二叔想了想说:“我想去城里买房,我老母亲的病你们也知道,行动不方便,近些年还好了,镇上的王医生和杨医生隔三岔五的来看我母亲的腿,关心她的病情。国家的政策好了,看病有医疗卡报销,以前都是好几千的花出去,现在花钱少了,收入增加了,可以有更多的钱给母亲买点补品,给孩子买点学习资料,给媳妇买点漂亮衣服。”

话音刚落,一阵微风吹来,大榕树的绿叶沙沙作响,两片微黄的树叶正巧落到二叔手中,轻碰两下,又落下地面,仿佛在宽慰二叔,打着包裹表示:放心,生活会好,快乐和幸福都会有。

大婶抬眼看向微微偏头出神的我,轻声问我:“妮儿,你以后想做啥工作呀?”

我立马回神,稍加思索地对她说:“我想当老师,教学生。”

我一旁坐着的五叔听到了,满脸期望对我说:“当老师好啊,将来为国家培育人才,桃李满园,妮儿,加油哦!”

我微微脸红,坚定答道:“好啊,我加油!”

三婶开玩笑说道:“以后我们呢要教我们娃儿的娃儿了。”

说完,几位叔叔婶婶哈哈大笑。

夕阳西下,火烧云悠悠地在天空踱步,热烈的大红色红进了每个人的心头,一如我们火红的日子。(作者系剑河县民族中学学生)



缝制,等着孩子回家可以暖暖和和舒舒服服地过个好年。还要做很多好吃的,腊鱼腊肉早些准备,这是儿女们在外不易吃到的。到了月中,就要雇人杀猪宰羊,迟了排不上队,月末便着手磨豆腐、馏年糕、蒸包子、炸肉圆,每家每户都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在热闹的气氛中显示新年即将到来。

腊月是团聚的日子,尽管天寒地冻交通不便,但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一年的分别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团聚在一起,才能充分享受融融的亲情。有人回来得早,有人回来得晚,但团聚的喜悦都是一样的,问候的话语里含着关爱,欢笑声可以传出老远,人人都流露出由衷的幸福。儿女们给父母带礼物,有父亲喜欢的烟酒、母亲喜欢的糕点,当然还有一沓厚厚的钞票,儿女的孝心让父母笑逐颜开,一年来的思念之苦瞬间化为乌有。

团聚了,过年了,腊月也走到尽头,让我们一起祝福,祝福来年更美好。

□ 张婷

西江的翅膀

在西江如果你站得足够高
苗寨的翅膀就挂着夏天一起飞翔
我们可以忽略一切
在白水河的溪边聆听蝉鸣

第一缕晨曦射破雾霭,让一些
光线失去检测的标准,露出无法界定
少女头上银饰质感的苗家阿妹
徘徊犹豫

允许你心中升起一个大胆的假设
把千户吊脚楼浓缩成一座
只要给这楼足够大的面积
把山脚那湾碧水
划入势力范围

有了这两个条件,你就是
这楼的长者,族长,寨主,苗王
看子民在楼里耕作,春播秋种
放下犁铧,载歌载舞,于空旷处
牵出两条斗牛,标上编号
挥一条红布条,激怒这斗
雄赳赳奔向角力战场

你只是一个异乡人,一切构想,都带有
梦幻成分,你挥霍的激情,一定要遵从
土生土长原住民的规矩